

台湾纯爱言情季——

我家冬官

卫小游 作品

如果他是苍鹰她是鸽，那么他这鹰愿展开双翅，在他能力所及的领域里，守护她自在去飞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台湾最 纯爱 言情季

我家冬官

卫小游 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家冬官 / 卫小游著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2.4

(台湾纯爱言情季)

ISBN 978-7-5399-5116-4

I. ①我… II. ①卫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23796 号

书 名 我家冬官

著 者 卫小游

责任编辑 姚 丽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75

字 数 195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116-4

定 价 2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今昔之卷

序 章

听说，他嫉妒她。

也是。男人看着伏睡桌案上的女子，心想，若不是嫉妒，怎么解释像他这样的人竟会将她放进心底？

皇朝开国以来，就采行男女均可赴试的考选制度。

他们同是乙申年的进士；那一年登科榜上，他是状元，她则是进士最后一名，差一点就要落第。

然而，如今她已是冬官府的首长大司空，官居一品，帝王赐字“澜冬”，他却屈居于她之下，当了她的副长。

他与她，既是同年及第，在天官府待选，最后又同时被选进了冬官府，一路迄今……在他人眼中看来，论学养，论官品，她没一样能及得上他，只有一件事由她胜出——她的运气似乎比他的好。

人皆道，必定是运气好，所以为官十年来，她坐上了冬官府首长的位置，与朝廷各部首长平起平坐；而他，却只是她的工部卿。

也难怪他会嫉妒她了。毕竟她这位置本该由他来坐才对。

他垂眸看着伏在案上的她，墨黑眼底隐着一抹难解的神色，似是恨不得将她踩在脚底，享受彻底奴役此人的快乐。

可惜啊，天不从人愿……

“冬官长……”有些遗憾地，男人低唤。

伏在桌上、一脸疲惫、睡得极沉的女子只是嚅唅一声，没有转醒。

此刻，这偌大府厅内，只有他俩。

换言之，不管他做了什么，都没人会瞧见。

眼神一瞬，男人缓缓探手向前……

那是一只能写出一手好字的手，写出来的字迹骨秀庄严，堪为法帖。他探手向前，轻触女子因伏睡而略略袒露出来的雪颈。

“嗯……”颈后突然传来森冷寒意，女子微蹙眉，有些稚气的脸庞下意识转往男子方向。

“冬官长……”男人再次喊道，浑然不觉他刻意压低的嗓音，轻到会教人听了不禁有些头皮发麻。

女子总算稍稍转醒，勉强睁开眼皮，睡眼惺忪地看着身边的男人，打了个大大呵欠后，眼角垂着一颗困泪，昏头昏脑道：

“是你啊，履霜……”说着，眼皮又忍不住阖起。

石履霜方欲回应，不料府厅门外突然传来急切脚步声，未及回身，外头来人已莽撞闯入。

那官员一闯进府厅里，见到女子，脱口便喊：“小雪头儿——”可在看清楚站在女子身边的男人后，瞬间没了声响，片刻后反应过来，才赶紧讷讷问候：“工、工部卿大人……”

“有什么急事？莽莽撞撞的。”皇朝职属冬官，正二品工部卿石

履霜眼神冷淡地睥睨着来人，轻叱。

“啊，那个……呃……”来人迟疑地瞥了眼他家冬官长颈后那只手，确定那“的确”是工部卿石履霜的手，不是他眼花，一时间竟答不出话来；尴尬之余，有些紧张地看着睡眼迷离的冬官长，小声喊了声：“小雪头儿——”

“首长名讳，是可以由下属这样亲昵叫唤的么！”穿着一身红缘黑袍的石履霜十分不以为然地教训着来人。

身为冬官副长，他不能容许底下僚属不分职等，把府内首长喊得像是邻家青梅竹马。重视职分的他，每听到有人“小雪、小雪”的喊，心里总是不舒坦。

“呀！”澜冬晃了晃头，终于稍微清醒些了，听见她家副长又在训人，连忙缓颊：“履霜，别老这么严肃嘛。如临才刚入咱们冬官府做事，还是新人呢，难得他肯喊我一声小雪头儿，我觉得很好啊。”

“哪里好了？”石履霜眯起一双微微上挑的俊目，口吻充满质疑。

“咱们冬官府内一家亲，当然好了。平时我不也都喊你一声履霜么？”

“冬官长的意思是，您喊薛府士一声‘如临’，就跟喊下官我一声‘履霜’，出发点都是一样的？”

“当然喽，大家一概平等、一概平等啊，哈哈。”她干笑几声站起来，投给一脸紧张的薛府士一抹鼓舞的微笑后，突然想起先前颈后那有点冰凉的触感，连忙转身向后，拉起石履霜的手，握了握，关怀道：

“你手好冰啊，履霜，是最近太过劳累了么？”

她不在府里这段时间，公务都由履霜帮她处理，想必累坏了他。

石履霜抽回手，收拢在袖袍里，眼神仍然冷冽地看着那名冬官府的新进官员，声音虽轻，口气却颇为危险地道：

“下不为例。薛府士，倘若再犯……”

在工部卿的警告下，冷汗涔涔的薛府士哪里还敢再犯相同错误。

以前他还在天官府待选时，就听说六部首长里，以冬官府大司空对待僚属最为亲善，几乎没在管事；然而也正因如此，工部卿在府厅中的地位几乎取代了冬官长，府内众僚属唯他是从，冬官府内大小诸事都得经过他手，对外周旋时更绝不吃亏，是个厉害至极的狠角色。

明明只是职二品的副长，在府内权力却凌驾冬官长之上，倘若不是官服的绣纹、腰带、配玉与印绶款式略有差异，不知情的人，恐怕还会以为这位石大人才是正牌首长哩。

再加上他方才见到的景象——果然、果然这位石大人对首长怀有异心啊。

官场上盛传，总有一天，冬官长的位置会换人来坐，如今石履霜之所以还肯屈居府内第二，不过是因为澜冬大人构不成威胁，暂时不想“处理”罢了。

等到有一天，他不满足现状了，小雪头儿必定会被此人一口咬住不放啊。

方才，石工部是不是有把他的手放在小雪头儿后颈上？

该不会他以为四下无人，想趁机掐死她吧？！

还好还好，还好他及时闯进来，这才阻止了一桩惨绝人寰的血案，救了头儿一命。

见职等九品的薛如临眼色游移，知道是因为刚才他所做的事情被撞见的缘故，石履霜心底恼怒，却不动声色，只问：

“薛府士，你匆忙闯进我府厅里，究竟有何急事？”

要治这种不识相的新人，以后多的是方法。石履霜故意提醒：

“不是有十万火急要事，府内官员在府里跑得这么没规矩，成何体统！”

闻言，薛如临这才想起，这冬官府里还有一条不成文规矩。据说是因为工部卿不喜属下表现出匆忙失措的样子，久而久之，府中官员因此养成行事不疾不徐的习惯，在六府众多官员之中，堪称最是有模有样。

“回、回禀大人，下、下、下官……”薛如临当初之所以会在进士及第后待选近六年才分配到正式官职，就是因为他一紧张就会口吃；为这缘由，他才会对今春六部选仕大会上，在待选官员群里独独挑选他入府的冬官长心怀感激啊。

见薛如临紧张到说不出话来，冬官长澜冬帮腔道：

“不要紧，薛府士，你慢慢讲，履霜他不会责怪你的。来，告诉我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知她有意袒护，石履霜冷哼一声。“薛府士不是来找你的，冉大人，他是来找下官我的。”

澜冬微讶。“哦？是么？”

确实如此。薛府士勉强点了点头。所以，刚刚他冲进来，发现此时应该不在京城里的首长竟出现在副长办公的府厅内，甚至还

毫无危机意识地伏在桌案上呼呼大睡，才会吓了一跳。这根本就是羊入虎口嘛！

澜冬大人啊，您实在是太、太糊涂了。可就算再怎么糊涂，也得知道谁是该防备的敌人，谁是可以信任的朋友呀。

别看你身边这个男人相貌堂堂、玉树临风，就让他给骗了。

正所谓人不可貌相……石履霜是个信不得的阴险小人啊。

仿佛看穿了薛如临的心思，石履霜勾起一抹冷笑。想来这家伙嘴里说不出话，心里倒是有蛮多事情想说的嘛！暂不理睬薛如临，他回过神，专心对付眼前他官途上的最大障碍。

“当然是。大人此时可是身在下官的府厅里。”

冬官府内有正、副两处府厅，平时首长不在时，副长就代替首长处理公务，因此僚属们多半勤走副长的府厅，反倒是首长的正厅较少使用，只因今日正好是旬休，除了几位轮值的官员留守以外，官府内几乎没有其他闲杂人等。

澜冬无预警从青州返回帝京，连着好几日旅途劳顿，一入府就因为太过困倦，忍不住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补眠，却不料一觉醒来，全然忘了自己身在何方，还以为是在自己府厅里。

这多半也是因为，她根本记不得冬官府里到底有几个府厅了吧？石履霜如是臆测。

“噢！是么……”澜冬喃喃自语地摸了摸脸，眼下还有一抹疲惫的青影。

见她恍然大悟，双手藏在官袍大袖中的石履霜微微捉紧袖缘，略咬牙，语调清冷道：

“大人回来得太突然了。这时节，您该在四百里外的青州督办

矿务才是。放着该做的正事不管，不怕被台官以旷职缘由弹劾么？”

皇朝在六部以外，另设有一个独立运作的御史台，专养一些喜欢挖人隐私、把“弹劾”两字挂在嘴边的无事忙；幸好近年来那群台官因年纪老大，战力大减，朝中气氛才和缓一些。

澜冬闻言，赶紧摇手解释：“本来是该在青州的，可我早早就向天官府告了假，没有旷职喔。”不要误会她啦。

“难得大人也会记得告假。”生性有些迷糊的她，通常都是事后补告休假比较多，迄今居然还没有人向御史台检举，该算她运气好，或者根本就是官官相护？

只因御史大夫不是别人，就是她冉小雪的祖父——冉重。

冉重年近古稀，这么老还不退休，让底下新人升迁不上来，连他这与御史台不相干的冬官府工部卿都有点看不下去。

冉氏世代入朝为官，虽不是世胄出身，但也算是个“士族”。

冉氏在皇朝开国之初便负责主修朝纲仪典，如今皇朝的各种典制泰半在冉氏手里完成。冉氏世代为官，在朝中早已形成一股颇巨大的势力，端看如今六部当中，春官与冬官首长皆是冉氏，便可窥得一二。

冉家幼女，名小雪，君王赐字“澜冬”，是皇朝冬官之长。

或许，该由他这熟知她作息行程的副长亲自写个折子，上奏君王来弹劾她？

说她将个人私事放在公务之前，竟放着青州矿务不管，四百里加急请休，私自返回帝京？

尽管石履霜语带要挟，但澜冬容色不变，唇边微含笑意。

“那是一定要的，因为……”忽想起身旁还有别人在，嘴里话语悄悄没了声响。

石履霜一席讥讽的话才到唇边，见状，他表情一整。

在旁不敢吭声的薛如临只瞧见，原本一直将冬官长踩在脚下的工部卿那素来倨傲的表情突然一转，转看向他——

薛如临心中悚然，还不及反应，便听见：

“出去。”

石履霜不容置喙地命令：

“薛府士，放下你手中公文，然后出去。”否则接下来他与冬官长之间的一举一动，岂不是要让人给看见，甚而宣扬出去了。

“呃……”薛如临迟疑，心想：石履霜要他出去，是想趁着四下无人之际，对他家首长做出天理不容之事，日后若传出闲言闲语，就轮到他薛如临被灭口？

石履霜连看都不用，就知道薛如临心底在想些什么，他嘴角竟微微扬起，笑了一笑。

不笑还好，没想到这一笑，却引来激烈反应。

只因冬官府里有言道：“假若石工部笑了，大家的脸就要绿了。”

忽然想起这句前辈们谆谆告诫的名言时，薛如临这才惊觉自己陷入了一个怎生危险的境地。

石履霜不常笑，所以一旦反常地笑了，是比他平时的冷冽还可怕呀！

那种笑，看似温暖和煦如春风，实则是一种足以令人哆嗦打颤的冷笑，一如他字——履霜。

来不及拔腿逃走，便听见石履霜面色如徐徐春风，笑容可掬道：

“薛府士，你是想等着考绩被打丙等，滚回天官府待选，还是要当个办事牢靠、口风又紧的好下属，让我恭祝你步步高升？”

新进官员倘若在一年之中表现不佳，是要被遣回吏部，重新待选的。

官员待选不过三，假使连续被遣回三次，该名官员就会失去进士出身，往后若想继续任官，得回头再重新考取功名才行。

薛如临曾在天官府待选六年，亲眼见到许多表现不佳的官员被打回原形，狼狈返乡的景况，因此特别警惕自己，假使有机会被选上，千万要好好表现。

本来，考核僚属这种事情都由各部卿长来做的……

他看着一脸天真、丝毫不知道身边副长正对她虎视眈眈的冬官长冉小雪，内心暗自憾恨想道：可恨啊可恨……可惜他只是一个职等九品的小吏，今天就算石履霜将他家首长拆吃入腹，他这小小府士也无法置喙一语。

这就是人生啊，这就是现实啊。

现实是，他的考绩是由石履霜考核的。

这冬官府里，石履霜非但是他脚下踩着的地，更是他头上顶着的天。

一番思绪轮转，薛如临不无憾恨地看了冉小雪一眼，临去前忍不住道：

“大人，您……多珍重。属、属下告、告退。”说罢，他迅速转身离去，还不忘带上门，免得又有人如他这般误闯禁区。

“耶？”澜冬有点不明白薛如临怎么会突然叫她珍重，但来不及喊住他，他人便已跑得老远，只好转过身来，看着她的副长，有点无奈地道：

“唉，履霜啊。”

“大人有何指教？”石履霜微挑起他略带傲气的眉。

“你其实不必这样的。”澜冬一脸了解地道。

“我怎么样？”想说他欺负新人有失厚道？而她要为此教训他？

澜冬离开桌边，来到石履霜面前，知道自己因为连日奔波，还来不及梳洗，便累倒在他府厅里，睡了一觉起来仍是尘土满面，模样必定不好看，但还是要求道：“你看着我。”

他是看着她没有错。

他看着她略显疲惫的面容，因发现她眼下青影而抿了抿唇。

“薛府士新来乍到，不够了解你，你对他那么严肃，他会信以为真。”

“下官一贯如此。”石履霜不领情地说。

“想必你也知晓薛府士曾在天官府待选六年，如此漫长的等待会磨去一个人的自信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一个人若时运不济而无法有所成就，一旦机会来临，若还无法加以把握，这样的人可不值得同情。

薛如临尽管曾待选六年之久，但如今他已入冬官府，若还是抱着过去的心态，那么，他不会怜悯他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薛府士他——”

“他只需做好他分内之事，下官自有公处。”

“我知道你赏罚分明，但——”别人不见得会这么想啊，她不

希望——

“够了，此事不必再说。”他一点都不想讨论薛如临心态的问题，有点蛮横地将话锋一转。“大人打算何时回青州？”

他知道她在青州的公事还没结束，此番回京不可能停留太久。

但，她会停留几日？

假若她因故耽误了青州那边的事而引人闲话，到时为难的，可就是他了。

“明早就走。”见说不动他，澜冬耸肩一笑，算了。

“荒唐！”他忽叱。

只停留一日不到，竟还连日赶回帝京？她是在想什么？如此奔波，可不是件有趣的事！

“你到底有什么要紧事，非得这样急匆匆赶回来不可？”他蹙眉瞪视着她，眼底有着极力克制的恼意，甚至还忘了用敬词。

也许全冬官府的人都惧怕石工部生气，但澜冬例外。

不仅因为她是冬官府首长，职位高于他；还因为她了解石履霜这个男人。她不提自己连夜奔波数百里路是如何劳累，只微微一笑。

“我怎能不回来？履霜，今日是你生辰呀。”

第一章

“垮了垮了！楼要垮了！”

“通天楼要垮下来啦！快跑啊！”

楼垮下来时，石履霜耳里尽是满街行人惊慌的呼声。

被杂沓的人群推挤着逃命时，也没时间回过头去看看帝京最高的通天楼到底真垮下来没有。

他最后一眼望见那座楼时，只觉得楼身倾斜，且逐渐倾向右方，一旦垮下，可能会压毁街旁的民宅，更别提必然伤及无辜路人了。

听说通天楼因为楼身足足有七层之高，位置又太靠近王宫，登上最高楼时，甚至可以俯瞰禁苑，因此朱雀帝另外觅了一块空地，下令楼主将此楼迁址它处。

帝命难为，楼主只好雇了大批工匠和工人，挑选了个良辰吉日，将这座木造高楼逐一拆解，再将所有木料运往城南御赐补偿的郊地重新搭建。